# 写给七里香(外二首)

■田丁

你柔枝婀娜的垂缨 给我星花芬芳的冠戴 像一个美梦 看,春来了

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奖赏 这是春天的乐章 七里之外 都是春的气息

去年冬天,我很冷 任风肆意 记忆里你已不在

一年又一年

春夏秋冬轮回交替

与宽阔平坦的高速路结缘

用镐铲清理边沟、迎战汛情

用扫把清扫路面、驱赶风雨

用机械修补坑槽、抗击冰雪

护路人初心依旧

一路地老到天荒

护路人铿锵有力

长年累月始终如一

融入白昼黑夜

一年又一年

那些日子风雨无阻 那些层叠累积的心与蕊 以及你的长大 都藏在你的花朵中了 所以你的枯枝他们看不见 你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奖赏 是你给我春天的乐章

#### 旅游

今生缘在何处 打开胸襟呼吸的那一刻 眼界风光徐徐开幕

随便撕一缕时光絮语 来来去去的场景始终饱含哲理 那么三步之外的绿茵衰草 是不是尘埃落定 是不是步履倥偬车轮滚滚

酒吧蔓延如诗 是不是啜饮孤独并萦绕分享时光之蔓 是不是到处人满嘈杂如市 走吧 时光浩荡 又回来了

黎明重叠 心情自我翻新 山野绿风放逐心事的那一刻 是不是心底隐藏的豪情升起来了 好吧,既然缘分已定 是不是要邀约另行呼吸 是不是要守住每一个黎明 奔波如初

#### 露天音乐公园

她出生的那一天 所有的目光和心情一起轻巧

草坪宽阔,道路延伸着关爱

便道沿山坡向上蜿蜒 就锁住了一整片绿荫 年岁是看重青芽的 那是舒展的眉头,城市的态度

我调用经过我的几缕风,记录午后慵懒 呈现给我的却是明晃晃的亲切 这依山坐落的城市绿地 遮断了生活里的一些尘。这里 音乐轻松穿着考究 风,不缕寸衣 它想怎样就怎样,践行说走就走的旅行 如果它稍稍走远一点的话 行囊里就携带了故乡山里的风俗和气息

幸好这音乐公园足够宽大。大于一些疲惫 泥土里生长着公允和活力,就像音乐 让我着迷

# 护路人的情怀(外一首)

■ 金伟忠

初心不改

#### 高速护路人

在酷暑高温季节里 多想让你放缓匆忙的脚步 在养护基地里歇息 润一下干渴的喉咙 拥有一份清爽 可你却轻轻挥手离去 留下艰辛的脚步一行……

在寒冬风雪季节里 多想让你留在温暖的工房 躲过寒冬的季节 端一碗热汤给你 驱走浑身的冰凉 可你却微笑着点头致谢 赶往自己的战场……

一年四季轮回依旧 多想为你谱写一曲壮歌 抒发心中的敬仰 日夜畅通的高速路 有你的一份功劳 可你却平静地说 我很平凡、不是榜样……

当我们沉浸于美妙音乐声中,品茗茶香的时候;当我们举家团圆,其乐融融的时候;当我们等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,感受现代都市文明的时候……我们是幸福的。然而,当拥有这样的幸福的同时,我们可曾明白安全是幸福的基石?

"安全"这两个极其普通的字眼,却是那样的令我们熟悉。安全,是丈夫出门时妻子的一声叮咛——"早点回来。"安全,是儿子出行时母亲的深情牵挂——"儿行千里母担忧。"……

然而,对于安全,我们有时又是那样的漠视。翻开历年的事故记录,我们不难看出每次 事故不仅给当事者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,身 安全与幸福

■ 廖光明

心上的创伤,甚至使他们丧失了宝贵的生命。这一切,就在事故发生的瞬间,化为乌有,留给亲人的是泪水,以及心灵上那永远无法抹去的伤害。当事故发生的时候,当事故噩耗传来时,家中年迈的父母悲痛过度住进了医院;柔弱的妻子痛心疾首、泪流满面,年幼的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哭喊着爸爸、爸爸……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诫我们,生产离不开安全,安全

与幸福同在!

安全是一种责任,"在岗一分钟,尽职六十秒"。所以,无论我们是在工作或是生活中,都要时时把安全摆在首位。

安全是一种态度,"宁停三分,不抢一 秒"。态度决定成败,只有时时刻刻把安全放 在心中,才是杜绝事故的途径。

安全是一种教训,"司机一滴酒,亲人两

行泪"。每当发生一起事故,都为我们大家敲响了警钟,事故发生后,如果只是唏嘘几日便抛却脑后,那等待大家的将是重蹈覆辙。

安全是一种祝愿,"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 平安"……

一人安全,全家幸福;幸福是棵树,安全是沃土。安全就是你我幸福快乐的源泉,而这快乐是我们亲手制造的。如果没有生命的健康、企业的安全乃至社会的安全,我们就不可能享受到人生的幸福,所以说安全就是幸福。如果说幸福是一首美妙的乐曲,安全则是与之并存的音符。让我们行动起来,用安全的音符谱写生命最美妙的乐曲。

石磨如同风车一样,也是农家人重要的居家大物件。小时候,每到过年过节,家家都会打一桌豆腐来庆祝。那时猪肉稀贵,没有肉,有豆腐也是一样的,豆腐是我们许旮洞人的荤菜。

打我记事起,老家的堂屋后面的台阶就有一副石磨,父亲告诉我,这是爷爷添置的。 我没有见过爷爷,他在我爸爸 10 岁的时候就病逝了。爷爷在世时,父亲的日子过得比较好,能在学堂里安心读书。爷爷去世的时候,父亲读到了小学四年级,然后就辍学了。

爷爷的名字我是知道的,因为家里很多物件,例如八仙桌的反面都刻有他的名字。爷爷是许旮洞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裁缝师傅。我家的石磨是他在月田塅畈做艺的时候买回来的。磨不大,由一种叫猪肝石的石料打制而成,据说花了10块大洋。

许旮洞不产磨石,只产材质松疏的青石板,是作磨刀石的好料。打石磨的石头必须到山外的塅畈里去找。大部分的许旮洞人直接去塅畈的石匠家买,但很难买到猪肝石的磨。

### 许旮洞记忆之石磨

■ 周忠应

猪肝石的磨比普通石头做的磨轻便很多,推起磨也相对轻松一些,当然磨出来的豆浆又细又嫩,打出来的豆腐最好吃了。

其实,打造一个石磨并不复杂,只需垒砌一个比磨盘大点的圆形底座,上面固定一个磨盘,在磨盘中间安装一个相当于轴承的铁柱。然后,再在上面放一个可以转动的磨盘就成了。磨盘边上有两个石孔,每个孔上穿一个铁环或麻绳做套子,再往里面插入一根磨棍,两手抓住磨把手用肚子顶着往前推就可以磨豆浆了。

腊月打豆腐较多,家里就会给石磨换一个很长的磨把手,磨把手的顶头安装一根小横棒,并固定在由房梁上吊下来的粗绳上,这样远远地推动磨把手,就省力很多。只不过,需要两人来操作,即一人推动磨把手,一人坐在石磨旁往磨眼里加料。打豆腐的活儿父亲

一般不插手,全由母亲安排。我们兄妹会轮流帮忙,往磨眼里加料,我是老大,也会经常代替母亲推磨。

记忆最深的是我与妹妹读初中的时候。 有一年冬天的某个半夜,我被石磨转动的声音惊醒。我起床一看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母亲的眼睛半睁半闭,一只手推着石磨,另一只手往磨眼里加浸泡后的黄豆。母亲白天出了一天的工,晚上还得打一桌豆腐出来,让我与妹妹带到学校里去吃。此时的她疲惫极了,两只手是一种惯性的机械运动。有时,打个盹,石磨的磨把儿会重重地碰到加黄豆的那只手,一下子就把她打醒了。我泪眼朦胧地喊了声"妈妈",母亲连忙叮嘱我快去睡觉。

豆腐确实是一碗好菜,但存放不能太久,一般在学校最多只能吃三天。其余的三天,母

亲准备了咸鱼、干辣椒什么的。如果碰上大雨 天,母亲就会在家里做油豆腐,这样的豆腐能 吃上一周,而且吃了不上火。

如今的许旮洞,依然沿袭着用石磨打豆腐的习惯,这样磨出来的豆腐比市场上买的好吃多了。每次回老家,总会到有石磨的人家买上一些新鲜的豆腐回去。乡亲知道我喜欢吃豆腐,见我进村,赶紧会打上一桌,当我掏钱给他们的时候,他们总会使劲地推脱。不过,我每次进山村,都会在车的后备箱装一些面条带给他们。

石磨声声,它总是一圈又一圈地在原地转动,白色的豆浆缓缓地从石磨的四周汩汩地流出来,散发着扑鼻的清香。我觉得从磨眼放进去的不仅仅是浸泡过的黄豆,还有一串串减涩的日子,被石磨磨出了生活的黏稠。我在磨声里一天天长大,然后又在远去的磨声里把岁月交给了沧桑,交给了诗与远方。

如今,父母都已年逾古稀,周末的时候,我 们经常聚在一起回忆被石磨研细的故事。石磨 还在老家,但老家却成了我们的远方……

### 低调的罗站长

廖毅

罗站长是官方称谓,平时大家都叫他老罗。老罗是我的前同事,我在老家县里的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,他和我在同一栋大楼办公,后来我们到了温州"打工锻炼",又在同一家企业共事七八年之久,就是名副其实的同事了。

我们的"打工锻炼",与一般意义上的打工不同。一般打工就是打工,挣到钱就是目的。我们却不一样,我们来打工主要是学习人家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,准备回去大显身手的。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,我们是"编制保留,级别保留",打工头两年基本工资照发的。所以,我们比一般打工者多了一份使命,就是对来自同县的基层务工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,还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家乡引进的项目。领导也想得周到,在打工人员密集的地方成立了党团组织,我是驻温州地区团总支书记,老罗是副书记。我们一起召集支委学习,一起走访打工老乡,一起帮助工伤人员维权,还一起发动过为家乡水灾的募捐活动。

老罗天性爱闯敢干,脑筋转得比较快。打工的同时,他尝试过开饭店,事后他说没赚到什么钱,就是想亲口尝尝"苹果是不是甜的"。打工几年后,索性离职不干了,"不是工资不高,不是环境不好,只是不想一辈子打工,我想有一份自己的事业。"这是他的"离职宣言"。出去后,他先后开过文化公司、网络公司。我却一直在企业待着。

老罗从企业离职后,各自忙碌的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,关于他的现状,都是听朋友谈起,偶尔也会在同乡们组织的聚会上匆匆一见。因为人多事多,也只是简单聊上几句,不清楚他的"事业"发展得如何。

直到有一天,县里来了通知,要求某月某日前回去报到,重新安排工作,逾期不回,作自动离职处理。这时我们都已年逾半百,因为诸多原因,我不得不选择了留下,而且为不给组织添麻烦,主动递交了离职申请,从此如断线的风筝,重重地落在异乡的土地上。老罗则听从召唤,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程,从他畅游多年的"海"里回到了体制的"岸"上。真不知道他哪来那种无牵无挂,说走就走、说回就回的勇气。

老罗回到家乡,先被安排到学校编校报, 再调到文化部门编县刊。在全国性的脱贫攻坚 突击战中,被派驻乡村冲锋陷阵。而当这一世 纪工程告一段落后,他又被派往当年的打工地 浙江,负责本县劳务输出人员的协调服务。

重返浙江后,老罗与我同样见面不多。好在有微信,时常从朋友圈中看到,他每天匆匆忙忙,无论风里雨里,不是在帮助老乡处理纠纷,就是在去处理纠纷的路上。我在他的一份总结中看到:"2019年至今,累计为本县外出务工人员处理各类纠纷500多件,进行政策法律咨询数千次,帮助拿回被拖欠工资、工伤赔偿、交通事故赔偿近1000万元。"

据他说,县里财政紧张,给驻外机构的拨付有限,他经常私车公用,开着自家的车奔赴数百里为老乡们解决问题。有时到了饭点,正为讨薪发愁的老乡们一脸无奈,他只好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。暂时讨不到薪的老乡有困难,他还给他们支付返程的车费。

我问他,这个站长在行政体系内算什么级别。他说不知道,没问过,给他下的红头文件上也没打个括号注明一下。"都这把年纪了,不计较什么级,不和他人争功利,能尽力帮助到老乡们就好!"

和年轻的时候相比,越发感觉到老罗的低调。我也认同这样的低调,其实我也比以前低调了很多。所以,我要郑重地介绍,这个老罗,这个罗站长,大名罗仕斌,现任贵州省罗甸县驻温州工作站站长。



